

热
眼
观
世

□黄小霞



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辛勤，一份耕耘，一份收成，一滴汗水，一份硕果；种下希望，种下爱，种下幸福与明天。

光芒溢出田野，风放慢脚步轻抚金黄色的麦浪，轻抚触手可及的幸福。耕耘者的幸福是汗水换来的，是劳动的果实。收割，播种，炊烟袅娜的舞姿里，便弥漫了五谷的气息。它们是种在乡间的象形文字，是汗水的创造，是农人温暖的梦。

芒种节气的最佳时令饮食是：桑椹。又名桑果，早在两千多年前，桑椹就已是皇帝御用的补品。成熟的桑椹味甜汁多，酸甜爽口，又被称为“民间圣果”。芒种时节亦有煮梅的食俗，这一食俗在夏朝便已经有了。正月开花的梅树在此时已经结出梅子。由于梅子味道酸涩，很难直接入口，所以需要加工后才可食用。这种加工过程被称之为煮梅。现在有很多加工的梅干蜜饯，如话梅、奶梅及甘草梅等，都很受人们的欢迎。四千多年来，梅子一直是人们夏季里重要的一种果品。三国时期还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

每年阳历六月五日前后，太阳到达黄经75度，为芒种。麦类等芒作物成熟，夏种开始，故名芒种。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亦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所以，“芒种”也称为“忙种”“忙着种”，是农民朋友一年中播种、抢收、抢运、抢晒最为繁忙的时机。有一首古诗《五律·芒种》再现了这样的情景：“芒种忙忙割，农家乐启镰。西风烘穗海，机械刈禾田。税赋千年免，粮仓万户填。麦收秧稻插，秋囤再攀巅。”

天还没有全亮，爷爷就起来点了油灯，用一种叫“木贼”的草擦去镰刀上的铁锈，沙沙地磨了起来。麦地里，挥舞着镰刀的人们，形成一条优美的弧线，缓缓地，朝着地平线，推动着一波接着一波的麦浪。附近偶有悦耳的不知名的鸟鸣声响起。屋前的麦场上，爷爷扬了鞭，大声吆喝着，赶着牛碾麦。贤良的母亲则在此刻端上香喷喷地荷包蛋让劳作的爷爷在早饭前先垫垫肚子。爷爷却趁着母亲不注意，把鸡蛋喂给在一旁玩闹的小孙子。看着吃得满嘴蛋屑的小孙子，爷爷级着细密汗珠和皱纹的脸上，写满了丰收的喜悦和亲情的幸福。

到了夜晚，皎洁的月光照亮整个乡村的夏夜。劳作一天的乡村，在如水的夜色里逐渐安静下来，并一点一点进入睡眠。寂静，能听到夜虫窃窃的私语声。月亮脸，星星的眼，是暗夜里的使者，亦是祖母反复讲述的童话。而这样的童话只属于朴素的夏夜的乡村，和朴素的童年。朴素中的真实，是童年最美的记忆。而这份朴素、真实的记忆，却是今天城市里的孩子们向往的童话。

月亮的圆缺，牵引着整个乡村童稚的眼睛。瞌睡虫却总在故事最精彩的时候出现。视觉里，闪烁的星辰开始模糊。听觉里，祖母讲了无数遍的故事也开始模糊。于是，孩子们枕着瞌睡虫的翅膀和祖母掌心里的温柔，在梦乡里，和农作物一起，慢慢长大。



注事悠悠

农忙

小时，我们三姊妹随当教师的父亲在乡里读书。家里的农活平时只有母亲和奶奶做。我们在星期天回家才能帮上忙。有时父亲没课，他就安排好我们三姊妹的生活问题，然后匆匆回家支农，第二天又早早地回校上课。那时大多教师家属都在农村种庄稼。因此，一到农忙季节，学校就要放农忙假，老师和学生都要回家或下乡去支农，一放就是一周，一又要放两次。家属不在农村的，也很乐意到每家帮忙。那些年同事之间的感情特别诚。

农忙假里，父亲就是总指挥，一定要先完成路程较远的活路，尽量减轻母亲和奶奶的劳动量。我家有两块田特别远，割一大背麦子背回家，来回要花近一个小时。挑一担谷子就更累了。

每到农忙假，父亲早早就催起床了，“起来，吃饭，好干活路！”我们也很懂事，一催就起床了。拾掇完，吃过饭，背着背篋就出发了。早晨的露水还没有干，太阳露出红通通的脸，光着脚，感觉还有些许的冰凉。父亲教我们割麦子，我不时为割到一拢整齐的麦子而高兴，因为一锯镰下去，手攥一大把麦穗，任务完成得快。我还喜欢把背篋放在麦丛中，割完背篋周围的，又端到前面接着割，就这样一个目标一个目标的割完了。回头看，有种胜利感。

割麦秆要累些，需弓着腰，或者蹲着割，像鸭子一样前进。曾经我和哥哥在一长田里割麦草，邻队的洪湘二公犁田路过说：“今天上午，你们俩要是把这块田的麦秆割完了，你们就是英雄。”我和哥哥二话没说，把任务分了，呼呼地割起来，在晌午的时候终于割完了。二公服了，“没想到你俩弟兄文质彬彬的，还得行哟！”我和哥哥牵起衣角揩揩汗水，心里说，我们不是那么小瞧的。那时村里的人在农忙时候都憋着一股劲地干活，生怕落在别人的后面被人说笑。所以过去农村重

男轻女的思想很重，就想生儿子，以后家里便有好劳力。

每次农忙假，我们总想把活做完再走。母亲总是说：“你们尽管走嘛，大不了我再做两天就做完了。”其实活路是做得完的吗？现在母亲已经六十七岁了，还有一个人在老家坚持劳动。我们经常劝母亲，“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可母亲不听，反而拣了一些别人丢荒的来做。看到母亲劳累的样子，我们又是心疼又是埋怨，“做起来安逸得很吗？做了一辈子，又不好好享受一下，有啥子意思嘛？”母亲也恼：“耍起，有啥子好耍嘛！动一动好！”

现在农村做农活的越来越少了，年轻人们大多出去打工挣钱了。留下一些老人拼着一把老骨头撑着农忙的风景，少了当年你拼我赶的劲头。让我们向那逝去的农忙假致敬吧！向所有的劳动者们致敬！



□熊洪俊

割麦

以随时去舀来喝。但还是感到不解渴，就像几天没喝水似的。割了一天的麦，灌了一天的凉水。那一天喝的凉水，感觉比我这一辈子喝的都多。而且，喝的是那样自然，那样随意，一点也没感到有什么不妥。我到现在都感到奇怪，喝了那么多的凉水，居然没有拉肚子，确实是个奇迹。割了一天麦下来，整个人都散架了，只想往哪儿一躺，再也不要醒来。那一天，虽然镰刀没有割破手，但脚和腿却被麦茬子划出了一道道的血印。

麦子割下来了，并不是说活就干完了，还要把割下的麦拉到场里碾，碾完还要扬场。什么时候麦粒晒干了，装在袋里，拉到家，才算完事。当时，公公安排着，把割下来的麦子一部分拉到打麦场，先用农用三轮车碾着，还有一部分是用脱粒机脱的皮。记得那天晚上，我和家里人一道，一夜没有合眼，抱起一捆捆的麦子，往机器里面续，一直不停地续着，直到天明。那时年轻，有血性，一口气撑着，竟然硬撑了下来。一个星期后，我回到城里，回到自己的家，才觉得整个人没魂了一般！后来，有同事对我说，到农村割了趟麦，晒黑了，但看起来结实了！

其实，当时我到农村割麦，前后加起来也不过一个星期，充其量也只能算体验生活

……而农民们经年累月的在地里劳作，其辛苦可想而知。现在好了，麦天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遭罪，什么拉麦、碾麦，扬场……所有的步骤都省略了。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麦子就收到了口袋里，只往家拉就成。而且，从前拉麦子用的是人力地排车，现在则多用电动三轮车或农用三轮车，更省事老多。

头几年，联合收割机很少，大型的更少，半道上就被挨着公路的地块拦下了，很少能走到我们那儿。我们老家那儿比较偏僻，只偶而有小型的收割机走到，而且，因为少，即使是小型的收割机，也很抢手，小的地块根本请不动，基本上还是靠人工收割。而我们家，因为人少，分的地块既小又分散，因此，我和老公年年要回老家帮助公公婆婆割麦。而现在，收割机多了，竞争加剧，小收割机也不嫌地块小了，说好价钱，再小的地块也照收不误，只要能转过头就成。

社会的进步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更是突飞猛进，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变化，收麦时，再也没人累死累活的拿着镰刀割了。花有限的钱既提高了效率，又可以节省下更多的时间去做别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现在的麦天，轻松多了。

□马西良


路边的野花

每当盛夏之际时节，过去家乡有绿色的地方几乎都点缀着各种野花。牵牛、苜蓿、蒿草、蒲公英、苦苦菜等等，以种种不同的色彩渲染世界。有的弯弯曲曲的爬在树上，像盘绕的花环；有的互相缠绕，成为美丽的小花蓬，母鸡会在里面觅虫子；有的低矮着身子长在溪边，几朵星星似的小花粘在藤上，倒影水中，犹如仙女遗落的花边；有的调皮的爬上矮墙，给单调的墙面绣上彩衣……那是多美的景致哟！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每一朵野花都是一则神话，每一朵野花的传奇都足以震惊我们的灵魂。盛夏灼热的阳光下，她卷起叶子，低下头，一声不吭的忍受着饥渴，直到深夜里她才伸展一下身体，深深地吸几口略带湿意的空气，期望着甘露的到来。狂风暴雨打落了她的花瓣，吹折了绿叶，可她依然挺起胸，微笑着迎接雨后的彩虹。

乡间山路那就是花的世界，沟头、山崖、路旁、石缝中都有野花开放。呼吸着馨香的空气，看着满目的鲜花。特别是到了晚上，山里乡间正是黄昏时，乡亲们赶着牛车，拉着满车的谷子高粱，谈论着丰收的喜悦，这是漫山遍野都是萤火虫，它们像为黑夜点起的一盏盏灯笼，在夜空自由自在的飞翔，在路上行走，这些生灵一直围你转，特像缀在身边的一个红宝石。

有一年夏天中午下了一场暴雨，路上还没有些泥泞，我骑车就往学校赶，走在村南的岭上，各种庄稼还缀满水珠，空气温馨湿润。这时一群紫燕在我身边飞来飞去，将我围在中间，形成一个旋转的包围圈。我感到十分的纳闷，当我停下车，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时，仔细观察，我才发现，原来由于我的到来，将在野花中的蝴蝶等飞虫惊起，盘旋中的紫燕，借此扑捉觅食。大自然真是神奇非凡。

短笛横吹

每年五六月间，漫步乡间的溪畔塘边，你会看到一丛丛生机盎然、青翠碧绿的菖蒲。轻风拂过，便有暗香浮动，淡雅轻幽的香气沁人心脾。

菖蒲，在民间又叫“蒲草”，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可防疫驱邪的灵草，与兰花、水仙、菊花并称为“花草四雅”，具有“不假日色，不资寸土”“耐严寒，安淡泊”等诸多优点。因其形状如剑，又称水剑，有水菖蒲、石菖蒲、黄菖蒲之分，是水边最早发芽的草本植物。

读小学时，我们学校旁的水塘边就有绿油油的菖蒲。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它叫“菖蒲”，都管它叫“水蜡烛”。因为，在它细长的叶子中，夹杂着形似蜡烛一样的赭色花茎。听老人们说，这赭色的花茎在夏夜里燃着

